《遊玩・四季》感悟自然變遷

林東鵬為細葉榕創作籲大家關注環境

▲藝術家林東鵬（右）與藝術項目總監許劍龍。圖中為作品《秋涼》 本報攝

▲畫作《冬休》着色如寒夜冷峻 本報攝

▼《夏至》以模型玩具為創作形式，結合季節和人物活動，以遊玩心態創作而成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王丹報道：**這樣一個藝術家，關注一棵樹，靠創作來探討自然、人與藝術。《遊玩・四季》林東鵬個人作品展覽，即日起至四月於中環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豐盛創建大廈二十八樓舉行。

林東鵬創作的《遊玩・四季》作品系列，分別以春、夏、秋、冬爲主題，參照元朗大道村「守望樹」，並結合他遊學時期領略的大自然四季以及近年的《遊玩》系列繪畫，創作出圍繞人、自然、時間三者關係的繪畫及立體創作。

仔細看去，每一幅畫作不僅以四季變換爲主題，還暗含了一天四時的概念，例如《秋涼》搭配的是黃昏的顏色，《冬休》搭配的則是夜色濃重的顏色。林東鵬笑言：「在以四季不同心情創作的時候，我自己都彷彿經歷了四季的變換。」

反思文化領域問題

以「樹」爲題材，其實是在反思自己所在文化領域的問題，「這棵樹彷彿代表了自己的文化，細葉榕樹不斷延伸與生長的氣根，就像一個城市和它背後的文化不斷延伸與重構」。將樹保留下來，「重要的是它的根——最基本的層面」，正如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們文化的根。

「寫實的風格是爲了平靜用創作去理解社會」，林東鵬說：「這棵樹的處境其實和人是一樣的。」退一步去看，引入生活的氣息，寫實的創作……在林東鵬看來，這些自然而然的「平靜氣息」，讓我們可以從不同文化的負重下解脫出來，「不用背負那麼多文化的標籤，態度就會輕鬆起來」。

推出生活藝術特刊

是次《遊玩・四季》作品展，亦推出一本同名的生活藝術特刊，以及專爲是次藝術創作錄製的微電影。是次藝術項目總監許劍龍說，以作品展爲主軸，加上文字載體、電影媒介這樣的資源配合，拋開傳統畫廊平靜冷淡的展示形式，可以給藝術更多發揮的機會。

「通過活動引起大家對生活環境的關注。」許劍龍說，在香港，「細葉榕哪兒你都能看得到」。作爲香港一種情感上的存在，「樹和香港其實有着直接關聯」。在策劃這個展覽時，有意識地利用燈光照明與室內裝飾爲觀衆營造一種家的溫馨，希望能夠引起大衆的深思——「這棵樹與我們的家、我們自己以及香港的關係」

三人為守望樹結緣

是次展覽生活藝術項目，由林東鵬、鄭志剛、許劍龍三人合力創作及策劃，結緣於一棵樹齡超三十年的原生細葉榕樹。

三位藝術人因元朗大道村上的一棵原生細葉榕「守望樹」而結緣。細葉榕屬香港原生植物物種，生命力極強，能抵禦惡劣的環境並茁壯成長，其頑強的生命力恍如香港人自強不息。鄭志剛提出了關注元朗大道村周邊環境生態，原生當地的「守望樹」因而受到保護。鄭志剛又邀請林東鵬參照「守望樹」創作出全新系列作品，並由許劍龍策劃這次《遊玩・四季》生活藝術項目，從關注城市發展對居住環境影響的角度出發，探討大自然、人、藝術與生活之間既微妙又美妙的關聯。

查詢可電：二一五三三八一二。

◀林東鵬說自己安靜的性格在藝術創作有價值 本報攝

《體育時期2.0》月中公演

【本報訊】由浪人劇場製作的文學音樂劇場《體育時期2.0》將於三月十五日起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公演。

故事講述兩名年輕女孩貝貝和不是蘋果，各自與人生搏擊的故事，展演出青春的暴烈與溫柔：「她們正值二十一歲青春黃金期，在生命中的這個關口，一次又一次被擊倒……貝貝明白，在宿舍聽到蟬鳴的時間已不多了……不是蘋果知道，憤怒的歌總有唱完的時候，因爲她見到她的未來……」

浪人劇場《鯉魚門的霧》於北京重演成功後，繼續專注香港文學，將董啓章的《體育時期》重新改編成《體育時期2.0》，打造如爵士樂般的文學音樂劇場，從華麗感受蒼涼，由殘酷看見美。董啓章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倒是改編成舞台演出的可能性較大，舞台的空間和呈現方式，比電影更有彈性。」

以粵語演出的《體育時期2.0》將於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公演，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體育時期2.0》為觀衆打造一個恍如爵士樂的文學音樂劇場

淺淺的海峽（下）

葉歌

雪上加霜的是，台方不久又給我發來伊妹兒，說官方要求我補充資料。理由是：我雖暫居大陸，但身份是爲美國高校工作的「海外學者」，必須由台灣駐美辦事處證明我在美國的常年居留身份。

我在大陸辦理赴台通行證幾起幾落，早就被磨得沒脾氣了。遠在大洋彼岸，我更不可能爲了這個證明特地飛回美國一趟。既然兩岸的繁文縟節都那麼多，我決定放棄申請。向有關人士道謝、致歉之餘，我對這次的經歷也產生了人類學上的思考。

二〇一二年惠州公安局打假，查獲一萬多本假證和七千三百八十個假公章。在一塊寬四米、長十幾米的白布上，七名警察花了三天時間才蓋完全部「公章」。中國人一生的軌跡盡現於此：從准生證和出生證開始，到畢業證、暫住證、房產證、結婚證、離婚證，臨了還有死亡證和火化證，一生才算畫上句號。

這條新聞我當時看了只是感慨幾句，這次辦事卻讓我對行政機關的程序繁瑣、信息不透明有了切身體會。從接到大會邀請函開始，我多方設法，興師動衆，麻煩朋友，勞累父母，驚動同事，牽扯到大陸、台灣和美國的各方人員，歷時四個月卻依舊沒有成功。

有人說中國護照的半徑小，免簽國家少得可憐，我過去對此一直木知木覺。現在才知道，即使能在世界幾大洲來去自如，至少在目前，那灣淺淺的海峽對我來說仍然無法逾越。

兔女回家吃飯

阿濃

女兒打電話來，說今兒晚上跟女婿一同回來晚飯。

做媽媽的答應之後，掛斷電話，隨即嘆一口氣說：

「電視劇上那些做母親的總是盼望着兒女回來吃飯，爲什麼我並不呢？」

電視劇上的確如此，尤其是碰着什麼節日，兩老一早去買豐盛的食材，盼望孩子們回來。可是他們先後來電話，這個說有事，那個說另有約會，使兩老十分失望。

我家女兒女婿每星期總有一趟回來吃飯，這情況並不稀罕。平常我們兩老，晚飯都很簡單。過節剩下的菜可以吃兩三天。外出赴宴酒席上打包帶回來的炒飯炒麵炸子雞，炒一個菜就是豐富的一餐。有時太太懶煮，吩咐我做個即食麵。我會把麵出水，沖去油質，再加青菜，或菜心或黃芽白。如果家有冷藏的袋裝餃子，放十隻八隻同煮，就是可口的一頓。

女兒女婿回來，那就得準備新鮮的三菜一湯，從洗到切到調味，總得兩三個小時，湯更要提早開始煲。如果不是周末，他們第二天要上班，菜的份量更要加倍，爲他們準備午餐餐盒。或許是年齡的原故，站立久了，太太便覺疲倦。她說不知是否自己薄情，怕孩子回來吃飯。我說應該家家一樣。電視機上的情節是回家吃飯的兒女瞎編的。

雪霽天晴

王渝

大雪後的第二天，窗外晴朗亮麗，行人道已經清掃得乾乾淨淨。外面的世界非常誘惑人。這時電話響，玲玲警告我最好待在家，她說街上結冰的地方容易滑跌。我本來正想約她吃早飯，這個念頭只好打消了。我謝了她的好意，就穿上羽絨外套，踏上雪靴，想着香噴噴的咖啡，興致勃勃地往貝果（bagel）店去。

人行道雖然一點積雪也沒有了，但是街角過街的地方，不但有積雪、污水還有地方結了冰。我一腳高一腳低，跌跌歪歪地總算過了街，走進貝果店的心情比平時更親切，坐在裡面人的神情比平時更享受。侍者端來我點的貝果和咖啡時，附送了一粒巧克力。他說是老闆送的。我對自己說：不虛此行。

今天紐約時報的日記專欄，有人寫道：大雪的第二天早晨，她去慣常光顧的咖啡館，在過街的路口陷入困境，進退不得，不知如何對付腳下的冰、雪和污水。一夥附近做建築的工人正好走過來，他們二話不說，把她架起來。她感覺身體輕的像羽毛，整個人恍惚在跳芭蕾舞。就這樣他們把她送到了街對面。他們也正是要去咖啡館，於是她請他們一同吃了早餐。吃完，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把她送回對街的安全地帶。她說，身爲體重不輕的老太太，她非常感謝他們送給她的這份溫情禮物。

最高興是誰

舒非

看奧斯卡頒獎禮，女兒說：「最高興是李安！」我說不是，她說那會是誰？我指着自己說：「最高興是我啊！」眞是太高興了。李安自己也說比《斷背山》得獎那次興奮，原因是沒有想到！當兩位頒獎嘉賓，米高德格拉斯和珍方達說出最佳導演的名字時，李安自己都呆了一下，神情錯愕。在沒有期待之下得到肯定，當然特別雀躍了。

我是非常非常喜愛李安的《少年派》，那是最富詩意的電影。說的是印度的故事，海上漂流的歷程，講的卻是哲學和生命，但是通過李安的拍攝，在電影之中我看到了中國人的意境和詩意。

即便特別喜愛，我也不敢奢望他得到奧斯卡評委的青睞，誰都知道評獎的事很難說，尤其是早兩年已因《斷背山》頒獎給李安了，何況這次對手太強，是荷里活泰斗史匹堡啊！而《林肯》又是宣揚美國精神的主流電影，在美國賣座極佳。要是評委們稍有點偏心，李安是拿不到這個最佳導演的。說明評獎還是很公正的，電影學院的金漆招牌眞是有公信力！

爲什麼李安贏了史匹堡我特別高興？一來，說明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斷不差；兩部片：《少年派》和《林肯》，從藝術上來講，前者的確更勝一籌。二來，在這種關鍵時刻，我會希望中國人贏。我身上畢竟流着的是中國人的血啊。

更大的能力

葉特生

溝通是一種能力。原來不溝通，是更大的能力。

不溝通不只是不跟人講話而已，而是在獨處時樂其所以，寂寞使心靈更強健，把寂靜看作是自己正常的內在，心靜如水，內心自在逍遙，對自我生命有深邃思考與體驗。有人甚至因此激發出創作的契機，完成許多鉅著。

大部分人不懂獨處，覺得悶，到處找朋尋友找樂子，或者不停打電話電郵，一心想逃出寂寞。

另一種人本不善於獨處，但環境使然，被迫過着單身生活，漸漸習慣，安於寂寞，建立起生活的條理，規律地讀書、寫作、蒔花、養魚。在獨處中自得其樂。

不甘寂寞，害怕寂寞，通常是因着靈魂貧乏空虛，即使與別人在一起，他們也會感到孤單無依。在不停講話，不停活動，不停工作，只是爲了不想面對眞正的自己。

因爲搞不清楚爲何活着。不知道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意義的，短短幾十年人生，是爲着完成某個任務而來。

獨處不是活得自樂就算成功，更應提升到面對自己靈魂的層次，漸漸憬悟何謂人生使命。一經開悟，從小我變成大我，從無情轉成大愛，從憤恨轉成寬恕，整個境界頓時開朗無比。

每個人都是世上一個旋生旋滅的偶然存在，從無中來，又回到無中去。正因一切都短暫而快速，最後歸於虛無，一想起就令人難過，大多數人有意避開不去思考這個命題。

但一旦獨處，百無聊賴時，就避無可避地面對這嚴肅課題。這正是難得機會，一個從平凡轉化爲偉大的機會。

傷心之旅

姍而

香港人喜歡旅行。近年港人足跡還走到了一些新區域，如杜拜、埃及、土耳其或非洲。有些地方雖不發達，但總有些新奇玩意兒吸引了愛刺激的港人。近年有朋友甚至單槍匹馬自由行到那些地方。

有的國家發生了政治衝突、自然災害甚至戰爭，但仍有港人冒險前往。電視台訪問時他們都是一副豪邁姿態，有股子不怕死的氣概。

這次由埃及傳來熱氣球爆炸的噩耗，觀衆目睹氣球在兩分鐘內由球狀燒成條狀再燒成一堆灰燼，九條港人連同其他旅行者的生命瞬間灰飛煙滅，令港人驚心。

坐熱氣球是近年港人熱衷的遊戲，能在高空一覽藍天大地，是人生不多的機會。爲了領略那種快意，或領他人之先首嘗歷險滋味，許多人都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他們未必不知有險，但持僥倖之心。那兩分鐘裡，氣球上人們的表現和心情現已難去考究，那一刻他們會爲自己的決定後悔嗎？

爲了讓旅途難忘，筆者年輕時也曾隻身遊蕩，後來又有數起類似參加「富士急」過山車等輕率的行爲，好在無事發生。現面對埃及事故再回想，實有點後怕，誰也不想把一場旅行變成傷心之旅哪。現在很多人在追究旅行社的責任，這當然是處理程序的一部分，但即使所有規條都十分完備，最終還是要問責自己的決定。參加活動時不妨自問一句：這玩意兒自己到底是玩兒還是不玩兒？

叨陪末座

斯人

今天專欄開張，編者希望作者自報家門。我只能說自己做了三十多年編輯，寫一點文章混世，早些年在本報大公園寫過一些散稿，後來也是小公園作者。某年疑似得了大病，被庸醫嚇得魂不附體，匆匆向編者馬文通先生辭寫，一直到現在。

重回小公園，起意先是久不寫文章，筆頭都鏽了，很多朋友罵我，我說文章這種東西在沒有人讀文章的時代，只是自我消遣，何必花那麼多精力！這次編者邀稿，轉念一想，又明白文章寫出來不只是給別人看，也是給自己看，要寫就得觀照世道人生，得用點心思把自己的生活理一下，有什麼得着，有什麼悔悟，多少記載下來，免得走遠路掬一捧水來，水都從手指縫裡漏光。

還有就是，這小公園本就熱鬧，有我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舒非是可以謬託知己的朋友，阿濃還有作者和編者一層關係。另外一位王渝，也曾是我的編者，當年她主編《美洲華僑日報》副刊，隔了一個大洋來約稿，發了幾篇小說在那邊，她還寫信來多有鼓勵。前些日子看到她在台灣《印刻》雜誌懷念木心，老朋友有幸親炙文學藝術大家，筆底有溫熱，讀來很親切。

舒非說寫專欄不能欺場，這種話必定是編者最喜歡聽。忝爲同版之誼，我自然也要努力對得起讀者，老話說的：寫得好不好是能力問題，有沒有用心寫是態度問題——且以此自勉好了。

四叔捐地

黃秀蓮

香港人的怨氣很深，尤以青年人爲甚，許多人都詳加分析了，我覺得於就業上較難上流，於置業上難似登天，都令青年人興起活在無望之感。有恆產，方有恆心，安居與樂業，缺一不可，而社會之穩定也建基於此。

四叔是有心人，去年曾提過農地建屋事宜，同時也說政府與其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只換取一厘利息，何不低息借予青年人置業，當時樓價雖高，建議仍值得考慮；今日卻已超越九七高「瘋」，若仍貸款「助」其置業，萬一樓市下行，後果堪虞，負資產的噩夢不可不記。四叔念茲在茲，一心想幫助青年買樓，月前提出若農地免補地價，則三百餘呎房子賣一百萬，當無問題。於是有人提出計劃有太多難處，反映出欠缺「事在人爲」的識見；更有環保人士以保護生態爲由，大力反對，依其所言，螢火蟲可逍遙野外，香港人則屈居陋巷。更甚者，懷疑不補地價之動機在竊取私利，「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近日，再傳出四叔捐地的消息，縱未能雨露均霑，但起碼增加上車機會；曙光初露，希望總在人間，青年人莫再怨憤了。

「盡力賺錢，盡力存錢，盡力捐錢」是洛克菲勒的人生目標，這石油大亨在晚年捐出大部分財產，開美國富豪行善先河。至於香港富豪，除四叔外，李嘉誠、霍英東、邵逸夫、方潤華、蔣震等，都慷慨捐獻，值得稱譽。富豪之中，只捐一丁點兒，好向公衆敷衍一下的，爲數亦不少。